



THE XIBALBA MURDER

玛雅谋杀案

[澳] 琳恩·汉弥尔顿 著 / 路君 黄明明 译

Lyn Hamilton

考古专家现身说法
古文明探奇和谋杀推理
场景纵横全球 跨越古今
全美畅销4000,000册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玛雅谋杀案

澳·琳恩·汉弥尔顿 著 / 路君 黄明明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玛雅谋杀案 (澳) 汉弥尔顿著; 路君, 黄明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225-288-2

I. 玛… II. ①汉… ②路… ③黄…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80394号

THE XIBALBA MURDERS

by Lyn Hamilton

THE XIBALBA MURDERS © 1997 by Lyn Hamilto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ella Pomer Agency inc.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4521

玛雅谋杀案

[澳] 琳恩·汉弥尔顿 著 路君 黄明明 译

责任编辑: 罗 晨

责任印制: 韦 旻

装帧设计: 董红红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07年11月第一版 200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288-2

定 价: 22.00元

罪恶的不祥之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不祥的梦，从此以后，我的噩梦接连不断。我飘在空中，向地面看去，地面突然幻化成像蛇一样的生灵。当我从上空飞越的时候，那个怪物一跃而起，将我吞噬。我开始跌入无底的黑暗之中，在一片漆黑中，我听到有人怒吼的声音。在梦中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已经进入了希鲍巴的腹地，耳边响起的声音就是死神的呓语。

回想起来，如果我认真思索那晚的梦境和此后接连发生的事情，最起码可以避免一些错误的抉择。最好的结果是应该可以保住一个无辜之人的生命。

引 子

我叫斯穆克·福格，这个名字源自我们的民族纪念碑上一位伟大的战士，乌瓦夏克顿的征服者。

然而，我却不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武士，只是一名微不足道的经师。维纳斯女神代代的轮回将英雄与我的时代截然区分开来。战神福格开辟了伟大而辉煌的时代，而我注定要见证它的覆灭。

那些来自大洋彼岸、蓄着灰白胡子的男人不是上帝，正如我们先前预料的那样，他们全是希鲍巴派到人间的使者——死神的使者。

他们很快就会征服我们，不是依靠他们的武力，也不是依靠他们可怕的病菌，只需消灭我们的文字，颠覆我们的历史，改变我们的信仰，用他们的上帝将我们的取而代之。

我看到他们是如何践踏褻渎我们的上帝，就在四天之前，我还在独木舟上亲眼目睹希尔岛上火光四起，染红了半边天空，那里烧掉的可全是我们神圣的经典呀。

然而，我们古老的文字是永存的。我一直带在身边，尽管我

清楚地知道一旦被发现，自己就会被凌迟处死。我将把它藏到伊特萨城的圣河上，甚至藏在希鲍巴的嘴巴里。如果我能够存活下来，我将返回那里，将它取出来，用教义唤醒我的族人。如果我死了，我会不断地祈祷下去，直至一个合适的时间，它会被人们发现，我们的古文字便得以复活发展。

第一章 伊米希^①

曾经有许多人问起过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帮助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一个长着一对扇风耳、一个猪头鼻，对文学充满热切渴望、猥琐而肮脏的家伙，我想，紧接着或许就是他们那墨西哥式的判断和先知先觉的定论了吧。

其实，更加深中肯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当我周围的人不断地神秘失踪时，我还要锲而不舍地寻找下去？

这要归咎于我的前夫克里夫，他想把所有的东西当做惩罚我的工具，也就是拜他所赐，我才会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憋得难受，出去多管闲事。

当然，这只是玩笑话，真正的原因比较复杂。回过头来仔细想想，我想是因为我觉得已经失去了一切对自己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数年来苦心经营的生意，一直以来寄予厚望的痛苦婚

① 玛雅卓尔金历中的260天不分月，依次用20个专名表示，分别是伊米希、伊克、阿克巴尔、坎、契克山、克伊米、马尼克、拉马特、木卢克、喔克、契乌恩、埃伯、本、伊希、门、克伊伯、卡吞、埃兹纳伯、夸阿珂、阿华乌。用1至13顺序与这20个专名互相循环匹配，完成一次循环正好是260天。作者用这20个专名作为二十章的标题——译者注

姻……现在我不必再担心会失去什么。

最后，终于将自己驱策上了黑暗的精神之旅，我将要和冥冥之中的死神展开殊死的搏斗，勇敢地夺回我对这个世界本来面目的感觉。

这场精神之旅是从赫尔南·卡斯提洛·里瓦斯博士的一个电话拉开序幕的。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绅士，对墨西哥古代文化怀着浓厚的热情，具有极高的造诣，彻底激发了我对那个神秘世界永恒的兴趣。卡斯提洛教授曾经是墨西哥一家私人博物馆的行政主管，主攻玛雅古代文物研究，退休后任职于我的公司在墨西哥的代理商家——也许我应该说是我的前任公司——是一家出售艺术品、家具和零部件的商店，商品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品，甚至是极品。

“劳拉，”教授郑重地开口说，“我从奥提兹夫妇那里听说你学习很努力，选择了我感兴趣的项目作为你的研究课题。”奥提兹一家是我的老朋友了，就是他们把我介绍给卡斯提洛博士的——我比较喜欢称呼他为赫尔南教授。

“我有个建议，希望你有兴趣，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刚刚开始休假，有一个月的休息时间。我希望你可以来墨西哥，协助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搭档。”

“关于它的详细情况，我现在还不便对你多说，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有句美国谚语怎么说的——它绝不会让你失望，而且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说不定还会让你兴奋不已呢。”

“那你得告诉我是什么样的项目！”我笑着耍赖。

“这个不能在电话里详谈，”他神秘地说，“太危险了。”

也许是怕告诉我这么少的信息我不肯去，他又宽厚地向我透露了一点儿。

“但是，既然你学的就是玛雅文化，我可以给你一点儿提示。

我们正在寻找那个书写的兔子。”接下去他就不肯说了。

这个要求有点儿意思，我当然要去。

正如我刚才说的，我有的是时间。四个月，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强迫性静止症的状态，于是重返大学校园，开始学习玛雅文化，这是中美洲的一种古老文化，公元4世纪到10世纪达到巅峰，包括今天的危地马拉、伯利兹城、洪都拉斯以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等诸多地区。

在此之前，我和我的丈夫克里夫·斯旺，在多伦多的时尚名品重镇约克维尔区经营一家非常红火的古董店，店名就叫“麦金托什&斯旺”。

克里夫做生意的兴趣就在于生存，说得好听一点儿，刚开始的时候我真觉得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糊弄着过，但是后来，就在我们的婚姻垂死挣扎的日子里，他的热情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生意上。

为了换取我的自由之身，代价就是卖掉麦金托什&斯旺古董店属于我的那一半的资产，还有我的律师提出的忠告——至少要有一年的时间远离古董业，或者一切生意。

“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做生意，劳拉，他会回来再勒索更多钱财的。”我的律师曾经这样警告我，“他是想让你倾家荡产呀！”

不做生意，我完全可以支撑一年，这没有问题。古董店营业额的一半不会让我暴富，没有它我也照样可以痛痛快快地活个几年。但是，这让我觉得愤怒和羞辱，因为我感到卖掉的资产大大少于一半，对于离婚的分歧我仍然耿耿于怀，为承认我有负于他而尴尬难堪。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的买主莎拉·格林哈尔希，好像也像我一样酷爱这家古董店。

我恣意地过了几天轻松的日子，但是一旦闲下来，就会为自己目前的处境没完没了地苦恼忧郁。所以我决定重返校园。我发

现，虽然学生生活的乐趣犹在，但还是无法达到将我从感情和财政危机中拯救出来的目的。我承认赫尔南教授的这个电话让我看到了解脱的机会。挂断他的电话后，我马上给旅行社打电话，订了一张去梅里达的机票。

这个时节正处于玛雅的伊米希，是地球生物诞生的时日。我锁上自己那可爱的维多利亚式小屋的房门，将钥匙交给我的邻居亚历克斯·斯图尔特，他答应替我照看家园和我那只叫做狄塞尔的橙色斑猫。它曾经是古董店的警卫猫，至少在我的意识中是这样的，为此我不惜付出12年的努力。

我现取道迈阿密，然后飞往梅里达。这样的行程，为了生意我每年要往返三四次，但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我喜欢那个地方。这次，我想是为了我的研究课题，便不由得在下面寻找回起西班牙征服者第一次登陆美洲时建立的强大帝国存在的痕迹来。

当那些早期的造访者发现竟然有比他们在西班牙，甚者欧洲各地见到的所有城市都要大的繁华都市时，一定惊讶不已。是啊，当玛雅已经建成众多繁华都市时，巴黎还是一个泥泞的小村庄呢。现在大部分城市已不复存在，只有偶尔崛起的绿色丛林还昭示着它们曾经的存在。

即使无法找到太多玛雅的文化遗留，能够从飞机上居高临下地想象它一度的繁荣世界，我也会备感欣慰。玛雅人认为地球就是伊米希，这是一种爬行的水生妖怪，有时候像海龟，大多数情况下像凶猛的鳄鱼一样躺在巨大的水池里，地球就在它隆起的脊背上。

这个怪物的身下就是希鲍巴，狰狞恐怖的地狱，它的水域就是地球生物伊米希身处之地的大气层。夜间的太阳必须穿过水域，用它们的话来说就是穿越地狱——凶恶的豹神的统辖区域——才能在天亮的时候普照大地。地球表层上面是一条双头的大毒蛇，长空中毒蛇的斑纹就是变幻的阴晴雨雪的天象。

从两万英尺的高空看下去，不难想象那只水生的怪兽就静卧在墨西哥海湾之中，天空的毒蛇将四周地平线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拱形。当飞机飞越玛雅的丛林，开始向梅里达降落的时候，我仍有些意犹未尽。

我疾步走下飞机，顺利地通过海关的检查。以前进货的时候来过几次，我总是可以在川流不息的小贩和皮条客中不动声色，不管他们推销的是便宜的旅馆，还是愉快的旅行，一概不理。然后，我在人群中找到伊莎贝拉——奥提兹的女儿，她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听说我要来，她一定是从墨西哥市赶过来的。

伊莎贝拉，简称伊莎，与我已经是25年的老朋友了。我们两家从我父亲那时就相识了，可以说是世交。父亲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被派驻墨西哥。我和父母曾在墨西哥居住了两年，伊莎和我一起度过两年生涩的青春期的，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伊莎在墨西哥的生意已小有名气，她的家乡在尤卡坦半岛，她就将家乡的传统服装——镶边的套头连衣裙——加进现代的流行元素，非常受女性的欢迎。她别致优雅的设计风格正合墨西哥女性的胃口，现在她的照片和设计作品频频出现在时尚女装杂志的封面上和报道中。她新近还觅得一位人生的最佳伴侣，派驻墨西哥的法国银行家吉恩·皮埃尔，兼任她的私人部门经理。

“欢迎你，劳拉。”伊莎微笑着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递过来一大束天堂鸟。“你能来，我们真的太高兴了。”

我把自己那个难看的旅行包塞到伊莎那辆敞篷奔驰汽车里——显然伊莎的生意做得很好——我们朝她的家庭旅馆“九重葛”驶去。它就在蒙特赫散步大街旁边一条幽径的小巷里，我在梅里达滞留的时候，总是住在这里。

进门是一座雕刻的石头楼梯，铺着蓝白相间的彩色瓷砖，然后穿过一扇手工镂刻的木门，来到清凉暗淡且带有穹顶的走廊。地上铺有赤陶瓷砖，墙壁涂着殖民风格的石灰泥。木质天花板上

是手绘的传统图案，大厅和走廊里灯火通明，到处挂着铸铁的大肚子玻璃烛台。

这家客店是奥提兹家祖上传下来的家产，一来房子太大，居住不合适，二来那时距离圣地亚哥·奥提兹·梅嫩德斯工作的墨西哥外交公司太远，上班不方便。起初，弗朗西斯卡·奥提兹只是接受一些零散的投宿者住几天，后来干脆把房子腾出来，逐渐发展成今天这个还算红火的旅店。

这里依然还能让人想起以前那些繁荣的年代来。接待台还摆在那里——是一张奥提兹的族人用一艘西班牙航船运回来的超大型木雕桌子。圣地亚哥·奥提兹·梅嫩德斯现在正微笑着坐在那里，表达对我的欢迎。他早就从外交公司退休，不幸染上一种肌肉逐渐萎缩的疾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现在必须依赖轮椅才能移动，但依然在经营这家旅馆。他平时就住在这里。

我俯下身来，亲吻了他的脸颊，这是欧洲的问候方式。多年来的外交生涯让他养成一种习惯，对谁说话都是一副中规中矩的严肃神态，即使对他的两个小外孙也不例外。

“再次在这里见到你，备感荣幸。”他庄重地说，“我们亟盼听到你的家人和你的工作情况。

“当然，你奔波了一整天，应该好好休息，恢复一下精力。我希望你有兴趣到旅店的餐厅用餐，可以吗？晚上9点钟左右就可以了。卡斯提洛博士说如果你愿意，他想今晚与我们共进晚餐。如果晚饭后你可以到我们房里喝杯咖啡，我的家人将不胜荣幸。我的妻子急切地想要与你见面，听你说说你父母的消息。”

他把房间的钥匙递给我。我很高兴就是我最喜欢的二楼最尽头的那间房，可以俯瞰后院。一个我以前从没有见过的年轻人，也许是新近过来帮忙料理旅馆事务的奥提兹的族人，提起我的旅行包，沿着石头楼梯将我带到二楼。

刚把他送走，关上房门，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窗前，推开百

叶窗。从我的房间里可以看到院子中央有一个小水池，水池里矗立着一尊赤陶的玛雅之神雕像。就是在黄昏暗淡的光线里，我也可以辨别出攀援在四周白色院墙上的紫色九重葛，他们的家庭旅馆就是以此命名的。

我抬头仰望，一边是阳台平坦的顶部，用当地的石头柱子支撑起来的漂白橡木支架。阳台上已经摆放好晚饭的餐桌，奥提兹的大儿子诺伯托已经在那里安排一切了，西班牙风格的晚餐习惯上吃得很晚，而且至少要吃上两三个小时才结束。

坐在机场里和飞机上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地意识到自己要承受的那一连串繁杂而累人的活动。不管怎么说，知道晚餐要吃几个小时，我还是乖乖地上床睡觉，不久便甜甜地入睡了。

然而，就在迷迷糊糊之间，似乎听到有人在争吵，我窗下的院子里有两个或者是三个人在争吵什么，用的是我听不懂的语言，不是英语，也不是西班牙语，但可能是玛雅语之一，你知道的，玛雅语有很多种。争论的问题听起来好像很严肃，但我就是听不懂具体内容。

床边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我彻底醒了过来。是卡斯提洛博士，他说被一些事情耽搁了，很遗憾不能来和我共进晚餐。他说他现在不在市里，但只要一回来就会安排和我见面的。

“我很遗憾必须推迟我们见面的时间，但我向你保证真的是万不得已。”教授歉意地说。

“但我相信你和奥提兹一家会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让我们见面后再详谈吧。”

然后他便迅速地挂断了电话。

我冲了个澡，想把心中的烦躁和郁闷驱赶走。我下午根本没有睡好。想到要一个人吃饭，就觉得很是沮丧，尤其是想到我放弃一切，千里迢迢地跑来追逐一个书写的兔子，很是为自己的莫名其妙愤懑恼火。

我开打旅行包，楼下有一个著名的服装设计师朋友，你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穿着得体。这些日子，我一直穿的是粗斜纹的黑色卡其布衣服。我把它们叫做自己的学生服。我的邻居亚历克斯·斯图尔特坚持让我一定要穿成那样，才能把不怀好意的男人赶得远远的，也许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我抽出一件全白的丝绸上衣，一条褐色华达呢裤子，这套衣服应该还可以。

当我来到楼梯平台上，正准备下楼到大厅去的时候，我看到伊莎和她的父亲正窃窃私语地交谈着什么，两人挨得很近，伊莎黑色的头发铺泻在父亲的头上。他们两个好像都紧张兮兮的，但是当我开始迈下楼梯的时候，他们立刻停止了交谈。伊莎马上换上一脸的微笑，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自己的这个朋友一定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诺伯托领着我来到燃起蜡烛的阳台，当中摆放着一张可以俯瞰院子的桌子。他告诉我，这张桌子是今晚卡斯提洛博士特意为我预订的，他还说为了表示他今晚不能赴约的歉意，让我点一瓶自己喜欢的红酒作为补偿。

我啜饮一口白酒，是来自墨西哥西部沿岸卡拉菲亚的白酒，然后开始环顾我周围的客人。

尽管我刚才的心情很灰暗，但其实我是喜欢偶尔独自一人在餐厅用餐的。经常想象周围其他用餐者的生活经历，以此自得其乐。

餐厅里有很多墨西哥人，其中可能有不少是住在周围的邻居，还有几个也许就是长期住在客栈的房客。卡斯提洛博士本人长期以来就住在这里，自从两年前他那刚满45岁的妻子不幸过世之后，他就搬到这里来住了。

虽然这个旅馆对于北方来的旅行者来说并不出名，但当地却流行着一种说法。说是弗朗西斯卡夫人是玛雅后裔——后来嫁给了圣地亚哥先生这个西班牙后裔的前外交官。这两位主人都是出

了名的热情好客，也许是因为他们的贵族出身，或者是多年外交工作遗留的习惯。

但是与墨西哥一般的传统习俗背道而驰的是，弗朗西斯卡夫人能做一手好菜，在墨西哥富裕的家庭里，家庭主妇是不会做菜的，谁要是下厨做饭，便会被人耻笑。弗朗西斯卡夫人的厨艺融合了西班牙和玛雅的烹调风格，甚是闻名遐迩。她最拿手的两道菜就是啤酒鱼和尤卡坦拌酱的风味野鸡，往往吸引着店里的客人和附近的邻居慕名前来品尝。

今天晚上的菜单上有野鸡，这个消息肯定不胫而走，因为餐厅里迅速爆满起来。

客栈的常客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通常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就像卡斯提洛博士那般年龄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坐在自己固定的桌子上。每进来一个人，都有人叫着他的名字跟他打招呼，来人便一边答应着一边被引领到他们的桌子旁，点好他们要吃的菜，有时候还来一瓶没有开启的酒准备着。

其中有一个人看起来很有意思，她独自一人坐在我的邻桌，大约八十五六岁的样子。从她那气度不凡的贵族化举止来看，她过去一定参加过不少高雅的正式场合。她一袭黑衣，像极了一个寡妇，一条黑色的披肩覆盖在她花白的发丝上面，很是醒目。

她的眼睛不时地向我看过来，那明亮的蓝色眼眸，在这周围的世界里非常地少见。她将一把黑色缎带的折扇和同样颜色的编织手套仔细地放在桌子一边。她的高雅举止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但在我看来却有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我注意到餐厅的男侍在她桌旁服务的时候特别小心。很显然，她的要求极高，要有一定的标准。她的位子离我太近，使我没有办法向诺伯托打听她是谁。

当晚迟些时候，我和奥提兹大部分家庭成员一起，围坐在弗朗西斯卡夫人铺有瓷砖的厨房餐桌旁。伊莎，她的父母，诺伯托

及其妻子玛努埃拉，都在那里。少了圣地亚哥先生的两个小外孙，这时候他们已经睡着了。还有伊莎和诺伯托的弟弟亚利桑德罗。

当我问起亚利桑德罗的时候，我发现紧张氛围再次升级，他们每一个人好像都明显地一怔，而后才有人回答了我的问题。是伊莎，她告诉我，“这些天我们也不常见到他，他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朋友。”

“他有自己处事的方式，”诺伯托接着说，“他相信自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很显然，对此他们是众口一词的。

我本以为自己不想袒露离婚的事情，然而那天晚上真的很开心，很晚了我才意犹未尽地上床睡觉。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接下来便噩梦不断。我飘浮在空中，俯视下面的地面，突然地面出现各种各样蛇样的怪物，当我转身准备飞离的时候，那些怪物从地面升腾起来，没命地撕咬着我。我从漆黑的高空坠落下来，在黑暗中我听到愤怒的声音。在梦境中我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进入了希鲍巴的无底深渊，我听到的声音就是地狱死神的狰狞声。

之所以会做这一连串的噩梦，我慢慢地领会到是我的潜意识想要暗示我什么。几年前我也是这样不断地做梦，梦中我站在走廊里，脚下是我的行李，然而我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要到哪里去。那个梦重复了五六次，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玄机，于是整理自己的行装，毅然离开克里夫，这个梦便不再出现。

于是我想，我要试着努力回忆那晚噩梦的细节，看看还会不会再做同样的梦，也许起码可以避免做出错误的个人抉择，往好处想，说不定至少可以保住一个无辜之人的生命。

第二章 伊克

梅里达市也许以它“白色城市”的美誉闻名遐迩，号称墨西哥最干净、最美丽的城市，然而在我看来，这座城市的发迹就像很多西班牙殖民主义城市一样，是建立在血流成河的暴力基础之上的。就算是现在，殖民主义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依然十分紧张，上行下效永远无法推行到底。

就拿我到的第二天和伊莎吃早点的那个广场来说吧，墨西哥人把这里叫做大广场，我们坐在小餐馆里，嘴里嚼着墨西哥煎饼，开始倾听对方这几年的生活。

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有一伙饮酒狂欢者离开，由于昨晚整夜的庆祝会他们需要补充睡眠。梅里达是墨西哥隆重举办狂欢节的几个城市之一，往往只在举行四旬斋的那个星期隆重庆祝，有些墨西哥人的庆祝活动进行得要早一些。

我们所在的这个广场，官方的称谓是“独立广场”，是梅里达的市中心，这里就是伟大的玛雅重镇泰霍曾经的市中心。广场一边是教堂，是1561年在泰霍被夷为平地的废墟上建造的。南边